

南史

卷二十一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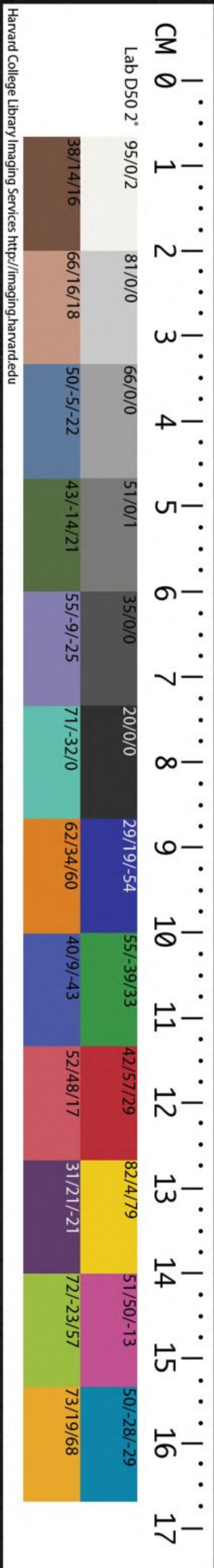
27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李延壽撰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王弘

子錫曾孫融

錫子僧達

弘弟子微

兄遠僧祐子籍

遠子僧祐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

瑜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

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建業叔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

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卽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劔三十

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誠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

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脩身問閭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踈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疋常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冒利五疋乃已爲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

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諡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

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聑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旣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旣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

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

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荅不暇深相稱

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卽以爲長史及卽位

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荅
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將軍
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暮
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
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
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
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
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
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
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荅

逡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
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丞
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
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
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
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
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
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
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
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

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
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
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
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
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
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
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
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
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
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

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
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
鬼神龍鳳之瑞常聞蕭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爲
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
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
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
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
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
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
史江寧令坐知高闍謀反不卽聞啓亦伏誅僧達子道

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年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

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旣

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
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
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
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
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
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
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
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
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
乃槌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

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劔將軍軍主融
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
習騎馬招集江西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
武帝病篤蹙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
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
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
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
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荅俄而帝
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
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

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
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
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
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
不逞扇誘荒僮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
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
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
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揔
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春過蒙大行皇帝獎育
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

曲垂盼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乍
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
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
虛扇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
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
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
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
兢惕自循自省金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曾天蒙澤戍
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
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

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故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旣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世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獮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交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卽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

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

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畧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嘯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

賦主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爲百姓所訟。又爲錢塘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

東王諮議叅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獭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

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絜已爲政妻子不免饑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弘四弟虞柳孺曇首虞

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柳孺事列於前曇首別卷

沖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任梁位給事黃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武帝深鍾愛沖賜爵東安亭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沖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沖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

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諡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金致通官第十二子瑒

瑒字子瑛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卽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率贈特進諡曰光子

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金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侍中卒諡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

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
元弟兄金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
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
闕

南史卷二十一終

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二

李延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秦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業事臣蕭雲舉等奉勅重校刊

勅重校刊

王曇首

子僧綽
騫子規

孫儉
騫弟暕

曾孫騫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慈弟志

僧虔子慈
志弟子筠

慈子泰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
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
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金膏梁世德乃能屈志戎

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爲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

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旨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

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諡曰文孝武卽位配饗文帝廟庭子

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

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金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

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卽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

家江左初爲周顛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壽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四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

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九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

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微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

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

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金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卽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金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

萬曆三十一年刊

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
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
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
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日詩云惟岳降神生
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
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
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
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
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
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

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
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
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
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
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
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
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
體在三存旣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媵舍猶
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
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

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卽位給班劔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金從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旣

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
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
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
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
然僉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
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末來施行
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
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
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
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
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
安蓋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
儉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
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
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
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叅掌選事其年疾上親
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
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
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
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

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全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

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卽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荅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

對又脫畧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
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
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
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
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卧不視事徵復爲
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曾通三
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安子規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
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
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畧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

涉有口辯爲本州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
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
爲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
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
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
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
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傳
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
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
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温得而復

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卽日授侍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珎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

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後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魏剋江陵入長安陳字思晦騫第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陳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求選士始安王遙光薦陳及東海王僧孺除陳騎從事

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諡曰靖子承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父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諡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

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卽承弟穉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乙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又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父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

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
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
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
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
六卒諡溫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
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虜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
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
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
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

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
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
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
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
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
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
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
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
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

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
便當回舟謝職遠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
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
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
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
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徒
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
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
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
中丞孫夔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
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
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
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
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
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
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
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
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
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

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
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相
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
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
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
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
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
卿荅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
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
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
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牋張芝索
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
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武帝卽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
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
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
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
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旣爲

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
卽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
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
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
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
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
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
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辨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
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
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

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與右軍叔過江右軍之
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
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
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駮駮恒欲度驛騶前庾征西翼書
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
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
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當時不
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
衛金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
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

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
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
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
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
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
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
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
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

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
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爲
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
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
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
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
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
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
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
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

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曾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生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

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
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
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脩婦
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爲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
爲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
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論曰太常諡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
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
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如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

害外生蕭子友金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
元年爲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
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
部仍卽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
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
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
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
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
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
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

將軍未拜卒諡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辭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

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按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旣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

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幘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諡曰安有五子緝休諱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

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

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連
蜨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考次至墜石碓星
及冰懸堦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
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卽
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
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
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
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
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
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

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
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
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
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
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
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
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
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
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卽位爲太子詹事筠
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

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屍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權輿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

彬

南史卷二十二 列傳 二十三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諡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悒。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南史卷二十二終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李延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奏請矣春坊右諭德管學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王誕

兄子偃藻弟子瑩

偃子藻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望或

子絢續孫克

絢弟續或兄子蘊

僉

通

勸

質

固

錫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

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
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
爵雉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
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
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
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
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
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
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
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
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
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
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
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喪敗不宜
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
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
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
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
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

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傑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

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炎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闔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葫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裙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啟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

之謂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
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
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
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
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
之事遂爲寃魂褚駿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
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
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
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

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
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成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
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
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
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
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

守代謝超宗

超宗去郡

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

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

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

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臠懋問那

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

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

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

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

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

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

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

爲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

爲吳興束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

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旣當朝於

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

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

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

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

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

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

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諡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歿下何見憎王驚赧卽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

啓代之噴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
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
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噴之撫掌
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
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
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
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初及
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
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
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害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
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途誠款亮獨
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
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
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于
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
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
平朝去畢至亮獨後羣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
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
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
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

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下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諡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廡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廡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廡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廡罷兵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廡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

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

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

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
大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
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
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
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
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
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
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諡
曰宣孝武卽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
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
無肯與婚家以獾婢恭心待之遂生琨初名峴嶠懌後
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卽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
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
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
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
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廡得異晉世諸
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
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

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
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
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
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
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
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
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
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
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

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修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
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
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
加散騎常侍廷尉虞劼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
爲屈時劼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會稽太
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
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
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
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
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

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樹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

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旣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蒨，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

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舊玉亦是玉卮無當耳旣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竝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

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
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
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
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
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
夫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
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
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
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

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
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
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
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
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
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歆亦復可觀
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
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
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
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

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

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竝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

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
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
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
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
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徒爲中書
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
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
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猶爲
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竝
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
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
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
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
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竝依
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
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
太子太傅位雖貴而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
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

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
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
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
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
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
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
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
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
動人存亡不足以絳數死於溝瀆困於途路者天地之
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

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
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
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
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
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
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
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云越
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
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
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

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秦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着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

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

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
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
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
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
獄欲殺之縣令孔逵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奏坐
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
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諡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
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
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
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

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
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
左戶尚書廷尉績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
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
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
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
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
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
一朝而墜任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

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竝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晉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爲吏部轉晉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

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筮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輒至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奐女婿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從。叡又曰：『宜遣典籤問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

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禮佛未
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與長子太子
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
宥琛弟肅乘竝奔魏後得黃瑤起嚮食之弟佃女爲長
沙王晃妃以男女竝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與旣誅故
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與參軍躬爲殯斂經理
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
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奔

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
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旣近忘墳
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
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
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
監丹陽尹卒諡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
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
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

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

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自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卽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諢。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

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清隔簾趨倚公主
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諡貞子
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
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
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
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
諡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
射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

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竝如故未拜卒諡曰
成弟勤

勤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
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勤將隨之
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勤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
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
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勤隨例
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勤隨事應對咸
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
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勤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

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勳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勳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勳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勳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及蕭勃平以勳爲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勳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勳爲晉陵太

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勳收德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諡曰溫子勳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

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
政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
諡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
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
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
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
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
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

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姝媪恒往來禁中
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
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諡恭子固
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
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
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
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蓋亦
得其時焉奉光奉叔竝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
爲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舉

南史卷二十三
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與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三終

